

想到我們初次見面的情形，他必然不會記得我記得的那個樣子，但是我希望他記得我說的善就是善良的善；憶就是希望別人記得他的好。

一九九六年九月我初調入北市，被分發到離家最近的一所山區小學。開學第一天，教書多年的直覺讓我想先進教室看看我的學生。所以我沒有進辦公室，便先逕入教室與眾家諸子照面。

你是誰的媽媽？

一進教室，一個雞飛狗跳鬧哄哄的班級，眾聲雜音衝腦門，尖聲嘶叫聲音彷彿即將衝破屋頂。開學第一天，一群潑皮小子，他們有太多話要說，完全無暇顧及我這個陌生的突入入侵者。我未置一語，走到教室中央，想試探他們的反應。半晌竟然沒有人在意我的存在。

喧囂中，只有我一個人孤寂的立著。許久之後終於有一個

靠近身邊的小女生抬起頭來問

我「你是誰？」接著，另一個聲音道，「你是誰的媽媽？」好不容易總算有了話頭，嘎！我悠悠的說妳猜，妳看我像誰的媽媽呢？一時之間七嘴八舌，我成了眾人目測的焦點。

……是老師，是老師……只見小嘴如金魚般此起彼落。可大家帶著一臉狐疑，眾聲喧嘩並沒有因此而稍事收斂。……我是老師，當然我得說話了。

我說，大家回到自己的位子上。我說，在教室裡說話不要這麼大聲。我說，開學第一天要先把教室打掃乾淨。……無非是一些基本言語，我說了許多我說。然後，我說剛才老師說的話大家懂嗎？

懂。全班異口同聲嘶得喧天

價響。只一個聲音大聲說，不

懂。尾音拉得老長，逆聲而起，不同凡響。我循聲望去，一個寬臉男孩，舌頭舔得雙唇濡濕，一邊吸著口水，一邊側身桌案，右手肘立在桌上，對我豎起中指不停搖晃。他兩眼鋒芒何其太顯，閃爍間，我當下領會他眼裡的意思。挑釁意味十足，他的此一舉動很明顯的只在昭告同儕，你看，就是

我敢。此外別無意義。

我深深看他一眼。一個二年級的小孩，今日是初初升上三年級的第一天，一臉神情還不知天高地厚，卻充滿流氣。從他臉上我讀出了一股動物性的本能，一種純粹的領域行為，我正要侵入他的地盤。我的多年教學經驗告訴我，我如果處理不了這一關，擺不平他的檢

驗，往後的日子可長了。

眾目睽睽之下，我不動聲色，告訴大家，八點老師要去開會了。但心裡想的是，暫且按下，這豈難得到我。

以後當我的好朋友喔！

進入辦公室，我第一個要找的是班上的名冊。再回班上，我煞有其事的點名，目的只在找出那一隻獨豎的中指是誰。

千帆盡處，好不容易阿甲、阿乙、阿丙……皆過，船逾江心，已到最後階段，終於他出現了。

我問道，尤善憶。

他答，有。

我停了下來。沈吟半晌，深深看他一眼，搖頭晃腦道：「尤——善——憶——，嗯——」心中暗叫太好了。他如果叫個什麼

張天生、李大偉，我縱想橫生枝節，還找不出端倪，不知有什麼文章可以滋事。這下可好了，我大聲自言自語道，老師一點到這個名字，就喜歡上這個名字了。你看這個名字多好啊！善是善良的善。爸爸媽媽

在取名字的時候，會用這個字，一定表示希望這個孩子是

一個溫和善良，又和氣又有禮貌的人……這個憶呀，就是回憶的憶。憶就是希望別人能夠記得他囉。一個人希望別人記得他，那一定是希望能記得他的好處，他的優點和他善良的地方……

我一邊說一邊仔細打量觀察他的情表。他面色豁的一下紅到耳根，扭手絞腿，如坐針氈，似笑非笑，全身曲動不已。此時，全班像一鍋煮沸的水，紛紛搶著舉手、插話，要

打斷我的敘述。不停的叫，啊老師、老師，不是這樣啦。我那會不知，格外一字一句緊鑼密鼓字字拔升，吐得密不

透風，不露半點縫隙，容不得任何人插入，打斷我的話語，斷了我的氣勢。一場角逐，我完全看出他的無措，魯莽無謀，逞能而已。

下課後，不意間我和他在樓梯口相遇，我一臉詭異朝他輕輕招手，把他喚到寂無人處，既神祕兮兮，又正經八百的告訴他說：「欸，老師一看到你

就喜歡你哦，你喜不喜歡我呀

……山上有螢火蟲嗎，……你

最喜歡上什麼課……你的好朋友是誰……以後當我的好朋友

喔……功課要做……你的字很好看

手，漲紅的臉不好意思的笑，

問什麼都低頭笑嘻嘻的答不知道，

後來像蛇一樣，自我手裡

扭走，笑嘻嘻的說好啦好啦我要走啦！

抄也要抄給你

他說話好流口水，嘴邊總是亮晶晶一條透明水柱，不停的噉嘴吸吮，說起話來像下雨一



樣，口水亂噴。粗莽無謀，不

某幾樣。」

受管束，充滿魯莽之勇，其實極端愛好面子，愛出風頭。他一筆字寫得方正規矩，有模有樣挺好看，可是大字識不得二個，但是叫他起來唸書從不退縮，一個字一個字唸也要盡責的把它唸完。我教他們記自然

我出任何作業，只要有變化要思考的，他鐵定死透。看這情形，定期評量時國語科我出二份試卷，一份正卷，一份副卷。副卷只給少數幾個程度差的孩子考，重點只在考他們的認字和分辨的能力。

觀察筆記，他有想法不會寫，極盡責的一個字一個字湊，每寫三、五字問七、八次是常有的事；每畫完一枝一葉一花，也一定拿來等我認可才罷休。功課會不會是一回事，但家課

他一樣在他的逞能無謀，走路搖擺生風中過著少根筋的日子。冒失失手狀況頻出有他，靜定謀略無他，但是口水是漸漸不流了。最嚴重的一次是我去研習一週，代課老師管不了他，他和同學又起勃蹊，一生氣出其不意跳上去咬到對方腋

絕對完成，抄也抄辦法抄給你。他二個姐姐極優秀，是學校有名的優等生，但是我問他尤見榕如何如何？他完全裝作不認識……他這樣一個小孩，我就是弄不懂為什麼會弄到二

下一塊肉皮綻裂。那傷口位置簡直令人匪夷所思，但卻是血淋淋的事實。我回來，他一樣一臉莫名，不知所以，就像他

個。

他二年級的老師說：「沒辦法，我就是被他吃定了。暑假中他竟然自己打電話到我家，討價還價，說暑假作業他只做

他二年級的老師說：「沒辦法，我就是被他吃定了。暑假中他竟然自己打電話到我家，討價還價，說暑假作業他只做

他二年級的老師說：「沒辦法，我就是被他吃定了。暑假中他竟然自己打電話到我家，討價還價，說暑假作業他只做

學來的壞習慣，在失卻判準，

準時報到，舌頭每天唸得要翻

又無掌控力下，一頭單純的獸，只有本能，一如他糊裡糊塗豎起的中指。我看著他，覺得我們彼此好像都是對方的傳奇人物，彷彿彼此之間都有那

們都知道個中極限，但仍祝福他金石可鑠。

麼一點匪夷不解，因而變得深不可測，所以我確定如果我在，他一定不會發生這種狀況。因為彼此之間有著安全的張力。

他真是勇猛，包括對他不會的各類學科，可惜了就是短缺謀略。我有時記掛他，揣想他不知什麼模樣了。一回開車行經萬壽橋頭，竟然看到他跨著腳踏車在橋頭十字路口等紅燈。一臉左顧右盼，張惶粗

祝他金石可鑠

一年期滿，我離開這個學校。他們升上四年級，可以想見，再來的無那是那個老師，都必得先經過他們的洗禮。

勇，仍不出那個莽撞神情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山路上下迂迴曲折，真虧了他怎麼騎到這大街中心。傻膽飽滿，想到我們初次見面的情形，他必然不會記得我記得的那個樣子，但是我

二年過去了，他們升上六年級，總算盼到這個可以總領群倫的最高年級了。學校裡的老師告訴我，校外國語文五項競賽，他自告奮勇，極力爭取要代表學校參加朗讀比賽。老師

的好。我搖下車窗大聲叫他，尤一善一憶，他倏然轉頭，張開的嘴好像一聲無言的啊在風裡飄。

代表學校參加朗讀比賽。老師很善意，既不拒絕他，也不潑他冷水，但告訴他最低該達到的基本標準。他每天一早必然